

〈雙城記－香港·台北〉

下班時間，整座城市塞成一條堅固的鎖鏈
切入車陣時，天氣突然變換，像前車煞紅的雙眼
忠孝東路染上了惡意的霧霾（模糊間依稀瞥見
育才道 11 號的身影，是誰被鎖在裡頭？是誰耳語著
拋擲的青春、燃起的狼煙、死去的自由）
一路西行，夕陽的步伐追過僅存的白晝
我聽到小孩笑著在公園裡傳接球
（車上廣播傳來沙啞聲響：儘速離開立法會
停止衝擊與丟擲憤怒、記者退後，否則將……
不排除……你的生命與安危……不保證……）
轉掉記憶裡的雜訊，眼前紅燈閃起
旁邊公車車窗裡坐著一排剛下課的高中生
眼鏡的反光裡仍透出對未來稚嫩的想像
他們沒有戴起口罩與安全帽的必要，無需在城牆裡
用謊言遮掩舌頭上冰冷的鐵籠

人們駛過時代過於堅硬的軀殼
向左轉但不過於傾斜，我緊握方向盤
調整了坐姿成適合長久靜坐與沉默的模樣
（人群像風，流過我
留在中環最後一塊堅固的靈魂）
車過青島東路，陽光在欄杆刻下拒馬的傷痕
那年許多人翻過圍牆，翻向他們所要的世界
島嶼也跟著被翻面，讓潮溼的傷口
得以風乾（雨下得很痛，維園的傷痕淌著煙硝
我們交換彼此手中的黃傘、標語以及悲傷
期待憂鬱能有放晴的一天）

轉過彎後是疾病的疆域，台大醫院裡
護士在櫃檯忙碌。這裡的門從不反鎖，每個病患
都有找到出口的权利（電話裡的聲音乾涸：
您預約的門診目前已排到 2023 年底，如果疼痛
請自行服藥，或學會放棄。本院籲請各位
盡請耐心、和平地等候）
影子穿過走廊，我猜測那裡有人正在耕耘
一片荒蕪的軀體，而他們習於靜坐

被柏油磨過的手肘，傷口上有花準備萌芽
這裡的玫瑰從不屈服

這是城市的十二月，空氣溫暖略帶潮溼
黑板樹的氣息蔓延著，彷彿燃燒著的苦楚（那味道會滲進靈魂
大量的水、肥皂、牛奶可以有效清除，民主及榮光亦可）
我搖下車窗時有警察在遠方的紅燈開單
騎士一臉無奈（另一個警察用槍口質詢：
請供出名字、身分證號及雙手，因你
涉嫌在銅鑼灣與自己的影子非法集會）
接下罰單後他安全地離開，帶著完整的生命
與一座曾為廢墟的島嶼在漫漫長夜後重新被文明點亮的縮影離開

一個男人經過了圓環（一群人經過了圓環
流動的憤怒以和理非的方式定格於相片）
我越過他，停在圖書館旁，天色正要暗去
夜的盡頭會有什麼？文字越過牢房
從歷史的縫隙逃脫，成為星空下散佚的記載
真實往往虛幻而荒唐。對面有位爸爸牽著孩童
守序地穿過斑馬線，走向自由廣場
（對岸有許多人踏上沒有出口的單向道
雨傘擋不住的悲傷逐漸壓垮背脊、折斷黎明
這座城市的人們依舊抬頭，從不屈服）